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贈答下

文章上

與李那書一首

李那答書一首

答李顒之書一首

上隋高祖革文華書一首

上權侍郎書　　獨孤郁（載權德輿集）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以世舊遂獲謁（文粹有見字）叙故人（文粹權集並無人字）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交言之際（文粹無此字）眷意甚露郁瑣瑣鬱

堙三年無聞摧頹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臃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一作矣）珠璣混（權集作隱文粹作雜一本作産）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一作矣）鏌鋣臥於鉛鈍之下（文粹作中）良（文粹作下）工覩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權集作矣）毛嬙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覩之固即分矣一有

不分則必自與宿瘤者亦不多遠也[權集作矣]苟與乎擁腫礫石鉛鈍宿瘤果無[文粹權集並作輩果]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況遇者[文粹作逃乎]良工巧冶有識[文粹有者字]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直[文粹作真]已為臃腫礫石鉛鈍宿瘤矣何止與其[文粹作斯]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諭之曰今[文粹有子字]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遏[文粹作遇]也子之道豐蔀也子且真有崒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

乘之珍而窰櫝之有切玉之利而謹橈如招切劒衣也之有傾都之艷而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背迫而索之固亦不能知子文粹無子字矣子集無子字何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覩文粹有之字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材也必不寶也必不利也必不姝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鋒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子文粹作予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凡也郁

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况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而自減盈消息其言權集作旨稍有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歎曰吁後學何二字權集作來烏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甚文粹作為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積文粹作稱嗟無不至也其間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不能公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

啻若自其口出此其所以為公不能甚力致使文粹無使字遑遑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心文粹作公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愛也權集無也字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為不辱一作欲遂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主司之跡親者茍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茍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摇文粹作持之有善而未具

者決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天地之間無乃已寂寥乎昔孔子飾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集作也安盡聞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為播孔子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若文粹作等不相播

則人文禮義知已復往之道不幾乎息乎文粹作矣郁不肖辱承大賢之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也意欲以大賢擇衆賢如七十子之徒是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自意欲至何如二十五字文粹作意欲以大賢擇衆賢而使七十子之徒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不宣郁再拜

答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閎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焉其於惠愛纖悉厚重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

皆當以家文粹作嘉聲自振若建瓴文粹有决字水大治良工必有不靳文粹作期至而至者况以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鏌鋣毛嬙終不慮隱之櫝之袭之帷之之為患而為臃腫礫石鉛鈍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譏之亦已多矣豈與族凡校耶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不能甚力文粹作病其無力今夫諂者或辨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鉗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

奔走為津為岐至有竊所愛者則寡矣又豈能㢘事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不如是耶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三復戁然無言喻懐其他慕重續候會話
德輿頓首

請符載書　李巽

數月不面延企為勞夏首漸熱惟動履安勝巽弊屑推遣昨者不揆薄劣輙上薦賢之書恩命拜足下太常寺奉禮郎充南昌軍副使官告已到惟增感慶巽不任忻

愜足下義高德茂文操（一作藻）特秀棲遲衡茅之下籍甚寰海之內信儒者之徽猷聖朝之公器而玄纁束帛偶未至者蓋匡阜則邇符君甚遠巽謬臨此地間接清風激揚多矣向非章疏上達則麟足無由絆然奉常之拜亦吾子他日九層之資也但以俯倅吾輩為執事者之累幸當猥降允副夙誠冀即傾展差浣勤矣謹差押衙任進朝奉侍官人馬馳狀進（一作奉迎）

謝李巽常侍書　　符載

某官任進朝至猥賜書札并官告衣服鞍馬等開緘之後伏知常侍不以載懦劣無取飛章上聞蒙授太常寺奉禮郎充南昌軍副使者此所謂天子厚澤下潤林泉諸侯盛禮曲霑固陋斯惟腆薄何緣如是五內慙愧彷徨失從某弱年不自揆妄植强操祖尚名節嘗以為靜既砥礪以修道動即功德以被世故棲遲不進垂二十年雖跡在丘壑而心非長往且山木之挺者憂良匠之不來室女之容者憂士夫之不娶某雖孱愚材貌俱微

實求知音為之按誠一昨候謁戲府禮數優貸降大人之嚴重涵小生之凋畧顧問采色若有所注居未經時榮命果來變枯槁為美粹易荷衣蕙一作為簪組起締構於平地生翼羽於雛鷇鴻漸之兆始於兹辰與夫尋常感恩不同日而語也誠宜掩山扉别巖松扶策病憊祇赴所職伏以歸山之日嘗於甘子堂中輙以私志上廣一作塵視聽嘗恐道有所未立學有所未周遭值引遇速貽敗累實欲姑務斂退以備見聞況江西為藩鎮之雄

常侍負伊呰之資署置賓佐四方傾耳或主客懸絶祇取笑焉故嚮風斂手不敢上道又某童孺酷嗜山水建中初與友生數人自岷蜀結心匡廬貽至甚病困無以贍給偶獲一地蓬陋翳薈苟取便易未遑變合一作含更懫不快如病毒螫近者江州李使君以俸錢四萬為某買山號三澗峯在二林之右孤巖絶壑匡廬之左壞褐破袍一作飢懷渴袍沛然滿篋方將面雲舉構草堂咏歌堯舜綢繆松柏一作桂報償昔年之志而去是有始而無卒有

胥而無心必當為谿猿谷鳥側目相視豈止於林塹澗
恥而已哉伏惟閣下道極上才之美政布中和之化昭
昭德禮攬接士庶凡在草木尚獲暢達區區鄙素冀見
察納某幼小淪賤冑緒逶迤糟心服道年甫強仕比為
四海之諸侯屬意亦勤矣禮則甚厚實未隨之今常侍
不問賢否事出沉斷恩寵忽至門戶有光銜涕感激不
知所措則自茲日至于沒地出於閣下門闌矣菲薄之
質已為閣下從事矣夫如是雖千里之外猶趨奉左右

也伏計至公大人雅量如淵當見其遐遠樹名異日豈以一召違命遂賜重乎鄙人時此敢存俯仰既乞守蓬蓽未獲奔走其官告人馬輩謹並使還府久處荒野詞意疎蕪干犯尊嚴但增惶恐狂狷幸甚幸甚

再請書　李巽

使至奉覽來疏何乃華其詞潔其志未酬所獻壹至於是區區之意竊有所未然足下之所然也夫洪鐘遇扣大小必應良劍赴剸泥玉一切知已許與有類於斯細

詳足下之旨徒仰矯榮命俯稽誠禮其所難者但慮側猿鳥之目咽澗泉之溜何嘗以阻鄙夫之誠為念辱衆君子之望為意乎且足下之守儒行也亦嘗聞尼父以司寇為汙已俾升堂者細百里而不窐乎然丈夫立身之本正在執德義樹功業而已今足下德義已著而功業未樹其在忽歲月而貪疎曠時至而不行也以足下才德之美僕素高山仰之豈不能薦足下於朝立可觀之地矯翼霄漢躍鱗清流以成雅志哉意之所趣輙有

所在方今聖主聰明春秋鼎盛百王術内六合掌中而近郊跋扈尚或乖化夫主憂臣辱抑所忿憤故僕私心期足下於遠圖大計耳謹當虚心假寐洒掃庭館奉候而已且今之惠然猶往之見辱無屑意也屬簡書有畏不果躬詣所居幸垂見悉

答書　　符載

今月二十一日謹遣家人楚山專奉狀伏計已達任押衙至猥賜書示并官告衣服等戴荷之至無任下情盂

夏漸熱云云即日某侍奉外蒙恩常侍開長者之懷以國士見遇拔自蓬蓽署職拜官手疏纒綿出於濬發古人云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今常侍知我實獲死所捧讀之次涕激肝心假如時命不偶溘死朝露平生志氣已無所恨若齒髮猶壯前途未失即立疑二字之忽庶幾賢達故前啓求息山林更自磨礪報荅之分正在此矣伏惟曲賜鑒察免貽聽瑩幸甚幸甚其官告衣服鞍馬等欲留告身為與職名相聯欲留白衣又與公服同

對捨一取一竊未合度謹令並却附上伏惟委曲鑒照下情懇望

第三書

李巽

再馳狀皆損還荅承抗跡未降虛懷猶鬱足下有器業可以資時松筠之質有異蒲柳然白駒驟過良時易晚昔夫子從政亦不待韋編三絶況僕虛薄忝承朝寄懼於覆壓寤寐良賢實冀推明道德俾助薄劣故延仰之誠有加常旨敢更誠請所望虛副幸甚諸已再具故不

頃云謹差散將葉公著敬候并官告衣服僕馬等延首

北睇以得為榮惟垂昭省不宣李巽重簡

答書　　　　　　　　符　載

專使孟温朝至再蒙示及招誘誨喻激切倍劇前書之

賜議者云得地千里不如一士閣下以泰山之髙就蟻

蛭之卑損折威重一至於此是何節士義夫之不挍心

服體是何藩臣方伯之不師譲降禮是何澆風弊俗之

不易邪蹈正是何奸臣賊子之不悛暴畏義君子動氣

小人抃手熙熙相賀如見中古如載之不肖猶夫人也
常侍之引遇也如是况今有賢於載者乎是知劇辛趙
往鄒衍齊來抑有以也夫丈夫處世誠宜種道德樹勲
績頹年急節慨如不及然才短而好進者敗謀人而不
審己者危三尺童子明詳斯旨伏覽書示閤下又許與
過以遠圖伏計俯示鄙人實恐孤負聰明視聽失所以
鉛刀為重器以散木為良材反覆思量益用慚惕是以
前後懃懇少求退息欲磨鈍使利拂昏冀明蹄涔之内

灌瀉涓滴料新營山居松桂未盈尺圬墁未快乾即閤下已在鳳池矣此不揆懦劣敢希提携助君治國裨補萬一若素尚飽滿耳某昧於機要識且迂疎敢恃深知累竭肺腑儻允遂鄙志從容林壑野人之誠也敢不歡愉以受賜或固使愚陋周旋幕府諸侯之禮也敢不恭敬以俟命此進退之分繫於主不繫於客也意有虔切不覺費詞伏惟再垂覽察幸甚幸甚

寄南海王尚書書

尚書以雄才盛業作鎮南服紆精誠之慮疑答天子之寄百越乂清幕士燦然甚善甚善公昔典九江載在匡廬被以淳仁扇以清風中林逋客安樂無横至於敞南軒之勝開北樓之讌纏綿罇斝操觚發詠者可勝言哉爾後榮遷亞尹承江陵之歡好超拜容府展襄陽之慶荷違奉尊嚴不十數年伏以英姿奮登雲霄光華富貴烜赫當世某今藏遁山丘作老書生江湖重阻禮數間絶尚書或眇不寘慮即小子旦暮敢不馳心於旌戟耶

一昨徑理扁舟遠離潯陽不畏道路時伸賀禮屬船隘
熱劇飲食江水度廬陵百餘里防護無術痁疾動作藥
物荒乏鄰於委踣以今月十八日達南康使醫工診視
了未蠲愈自揣氣力不任支持遂祈戎使君致健步持
短書并備舊文緘結敬獻閣下運動不偶嬰此疾瘵志
意莫申端緒未展然不獲覩節旄之重挹政化之光仰
首嚮風愁惋盈膺伏計宣達聰明悉善下賢幸甚幸甚
三月中馮翊嚴謩至山居道楊秀才衡攜挈口累歸心

大府此人氣性岐嶷有縱横之才未遭知己久見堙壓加以蹭外一作駮聲音不振如鶱雛鎩翮瞻雲興歎況曩昔承歡厚薄齊同一旦流離棲身失圖北遊不可立家無路伏惟尚書大厦弘敞能不以葢覆為意乎伏枕陳露兢惶展轉不宣某再拜

答澤潞王尚書書

某有舊故為南康郡太守今年夏五月往遊其門至冬十月歸山下遂於江州盧使君處伏奉書問并覩押衙

盧從史所留示委曲重詞畢禮一何特達捧讀慙恐若無憑依伏惟尚書忠厚淳粹發於大造靈姿傑立長材卓然以社稷為生死以勲庸為倚任義感生於慷慨聞望歸於德禮屬思宏邁遠蹤前人由是天子以山東之利兵廣土授之使長於諸侯蓋有以也夫翊王公之美者莫如賢贊策畫之利者莫如才延納優劣不啻十一作千百如某者一蓬蓽士也癡緩樸訥無可採擇性嗜閑退不求聲利頃在山林中飲泉斸藥保養性命時運不

適即覽閱六籍或持竿釣魚以此竟歲人世機事視之懵然不悟高明横加鄙夫手疏襟素不師文字是所謂嘗蘇草一作蒿蘇而掇蘭蕙籧𥗼石而揀瓌璧欲自隗始為天下士君子之先伏知異日截犬戎壹宇宙拯民戴主在此志也念兹菲薄無用裨補況且多病形憊氣衰不任策使實貽敗累未獲趨拜謝恩鈴閣又南歸日晚酬答稽踈瞻望旌麾惶灼無次古人有感一言重一顧期於隕越請報國士即小子平生之旨豈無是耶伏惟開

懷察納不記疵恔幸甚幸甚不宣某再拜

寄贈于尚書書

朱校書至猥辱書問并示孟處士碑篆端由捧讀彌日怍躍無次夫旌善人採遺美蓋有位君子之所行志豈伊薄劣敢議發揮言輕賜重益用惶駭又於朱校書處恭覩製作約數十篇高格侔山嶽迅勢擬波濤邁氣薄雲霄遠思躡鵉鴻當世翰墨都無此手臟腑怳怳至今悸動斯可謂煥乎文章也一昨奉辭伐罪統貔虎之師

沉謀偉畧洞入神鬼以鎮則有制以戰則有威巍巍赫赫聲振寰海斯可謂盛乎武事也文武吉甫佐天子贊襄使姦臣賊子無萌芽於禍亂者我尚書之謂矣小人君子咸知幸甚某一凡夫也棲遁匡廬垂二十年讀書不及於豎儒把筆纔過於常談泯泯人世鄰乎强仕斯亦不足畏也然徒有愚妄之意愛大名慕大節懸芳竹帛為千古榮懃懃懇懇正為此耳小子聆閣下之事業英姿豪韻逈如古人私心歡喜動作顛沛況前旨稠疊

猥賜誘喻令一至峴首（一作山）追賞風景（一作光）小生何人當此珍重誠宜奔走拜伏旌麾聞識征南之儀觀揖當陽之談話凝襟滯想從茲泄露屬入夏多病氣力衰羸火雲始生道路且遠瞻仰尊重魂爽飄然若望溟海未知濟涉如此誠激何緣上達唯有簡牘可寄肺腸今故特差祗舍人呂及自潯陽專往奉狀塵獻鈴閣伏惟鑒察愚朴不責狂瞽幸甚幸甚候問起居之禮謹俟異日此無多談

與崔羣書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遠近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

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集無者字)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宜(集作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義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

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得〈三字集作可乎〉凡諸〈一作此〉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集作伏〉考之言〈集作百〉行而無瑕尤寵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

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説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説其善服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隷亦知其清明譬之於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鱠集作膾也肉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

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集作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無怠

崔君無怠杭蜀集本並作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頼之水集作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揺動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顔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强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眼前六字集作兒女滿前不能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山下足下可

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唯此之望愈再拜

文章上

與李那書　　徐陵

籍甚清徽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顧望風流長安遠於期日青要一作葽詩四月秀葽漢書禮樂志豐草葽葽皆草也淮南子青女降霜疑用此章戒節白露為霜君子惟宜福履多愈雍容廊廟獻納便繁一作蕃留使催書駐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

座丞相長史瞻對有勞貺惠箋繒慰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下卧病漳水之濱廹以㡉嵫難為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覿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荆常在公筵敬祈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纔南入重陽閣一作閤詩及荆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晻靄松竹參差若見三峻之峯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一作備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

悵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為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茲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横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誠(疑作城)六道知歸皆踰大(一作火)宅宜陽(縣名)之作特會幽衿所覩黄絹之詞彌懐白雲之頌但恨睮遠(二字一作者闍遠嶽)擅特髙峯開上羅浮康公懸溜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疑缺二字)用忘飢渴握之不置恒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玉枕

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相塡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劍尚不阻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不以好龍無別木鳫可唛載望瓚瑤因之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文繫徐陵頓首

答書　李那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玄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矧伊物候且或冥符況乃衿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吳會

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㱠御正衘命來歸嘉言累禮

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

箭浙水明珠海内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折祥禽

平陵李廣辦詶文約况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縟風雲景

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

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

留千金嗣宗文雅唯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

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頻愛雕蟲歳月三餘無忘

肆業户牖之間時安筆硯嚬眉難巧學步非工恒經枚
孺之譏屢被陳思之誚羞逢仲子類居山之鼓琴屢見
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侯虚談成價遂同布鼓輕
嚮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軍雖拂寶愧棲桐豈若
邯鄲舉袖唯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
貝遥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鸎其鳴矣
懸豫章之床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
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繒有復道意無仲李那頻首

答李顒之書　　徐陵

近謬枉清音無中窮眷忽辱來告文製兼美君山西盛族素挺風流河北辭林一作人本所嗟賞子桓虛座寧不敬期伯喈倒屣固以相屬一日復其草土思弊衣裾披素清顏但覺形穢公輔之量不負高名王佐之才信表天骨孺子之榻雖其可懸仲康之車彌軫恒眷孤子皆緣素之叨遣皇華今日形容無闕天壤殘光炯炯慮在昏明餘息綿綿待盡鐘漏安可以樹揚名士遊處盛賔

來喻泰高如為善謔文艷質寡何似上林華而不實將同桂樹但忘年之欵昔有張裴一作華鄰國之交非無嬰札儻哀駘可恱甕盎非疑方願投衿庶比傾蓋頃陳陽之疾歲月增深羊祜之痾秋冬彌劇且年光遒盡髑面崩心扶力含毫諸不申具孤子徐陵頓首白

上隋高祖革文華書　李諤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導一作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北史作人

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訓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薄一作落魏之三祖更向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一作之從上有同影響爭一作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

高朝廷據茲取（一作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向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説不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業（一作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遍天（一作華）壤遞相師祖久而逾（一作愈）扇及皇（一作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北史作浮詞）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

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北史作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北史作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族稱孝鄉里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

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效恐挂綱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一作皆隋書本傳

乾隆御覽之寶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至八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藍嘉瑶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　　宋　李昉等　編

文章中

報三原李少府書一首

答員半千書一首

與常侍御書一首

贈李舍人使君書一首

贈包中丞書一首

報三原李少府書　　崔融

僕去夏遄征徂秋戾止於舍弟圓處辱吾子贈書徹函
敷紙恬神靜諷龍文陽發居然異氣射人鳳律雄鳴自
有奇音震物是何詞裁清雅興旨奧深一作玄奧黄縹白叚
吐其文玉篆銀鈎艷其彩超超美論上陵於八十五篇
婉婉成章不疑作下該於五十六字心靈密會許予以煙
霄鸞鳳之交景氣潛通博我以風雨魚龍之感雖曰不
敏竊所庶幾下走材不逮於中人名謬參於下士頗亦
希達者之陳跡慕君子之遺風何不勤勤於接賢汲汲

於結善見一才庶褰裳千里聞一德期負笈七州而心跡相妨竟未之致也且僕之於君早欽風素子未知僕載勞翰墨同聲相應可謂知言庸詎知哉是何言也善乎東方生有言曰士大夫相知何必垂髮齊年拊手塵遊僕每覽此嘉其旨氣重其達識斯可謂之知言矣足下博聞强學豐才贍思以為魏蜀名遊吳鄭竒節不獨於古可生於今若髙明之禮樂大器足并吞於八九若下走之瓶筲小才豈與言於萬一也然才器雖不足揆

風尚或可思齊區區之誠有望於此耳夫黄金之為寶也重矣而衆或礫之白圭之為璞也真矣而衆或非之木秀於林堆出於岸者卒為風波所擊材出於衆行髙於人者必為時俗所議以孔宣之德也而招毀於武叔以周公之德也而見疑於管叔此古而有之子何為莊者若吾子之蘭薰雪白冰清玉潤變通古今一作思周變通識貫終始而不免於讒口者斯亦可以痛心哉然則霜雪增加然後知松柏之勁也陰陽薄蝕然後知日月之明

也涅而不緇磨而不磷者此非其效歟嗟乎王事不遑行役無定及君降止伊余載馳庶將自過黄叔度不意求尋陳仲舉參差不展踧踖為勞而吾子泛交直造余室弱季愚者因此得聞夕飽儒珍朝充道味南指有資於先覺北面頻廓於初蒙成人之美君子之務也遂令齊聲五對嗣美一枝名登甲乙之科身預賢良之末此非師資之效歟僕志尚幽閑體業疎放自拘文墨屢學棲遲院草侵堦而不薙惜其十步有芳也庭樹當軒而

不徒重其一枝可巢也素琴委匧絃上之聲勿取也道書盈架物外之情足徵也此僕之不能忘懷聊復爾耳而子矜余以傲吏誇我以高人多見其玩人長徳者也僕少乏文章長微學藝縁情體物誠所不工彫朽礪鉛有時牽拙直將歌其勞事豈欲冐彼知音而吾子廣肆褒揚深加提飾上揆飛龍之奏旁援儀鳳之音語人必於其倫在僕何可（一作階）至此足下德擅宗師名推雄伯文高積玉昇學日以照天光韻竲鏘金激思風而吹地

籟至若山柱河官之作珠胎鼎氣之篇並登作者之心每諷詞人之口竊霑餘論久已懷音重勞賜簡殊深荷戴謹當藏之於篋書之於紳奉以周旋期諸永久僕自恭承絲札握玩瓊章筆硯俱焚神氣都盡所以遲廻曠日俛仰窮年者抑由於此矣亦將性不好書往賢之通論言非盡意前哲之美談苟意得而言忘冀神交而道合耳而競（疑作竟）不能以已者恐乖無言不觧之美（一作義）云耳（一作幸）相知心期要以會面景山足下勿我棄遺敬

慎德音邀君歲暮耳當今六月頗暑二時隆赫敬想出忠入孝自公及私養親以祿効官以智邑邑然致足樂也僕拙於札翰行復推遣未卜清言良深太息不具崔某白

答員半千書　駱賓王

張評事至止辱所惠詩乃書把玩無厭暫如有叙上言離恨下勗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弘以驟雨濕薪之喻雖聞義則死道存於起予而擬人則失事均乎翫物

借如誠説蓋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仰望矣夫鯤之為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沉鰓於渤澥(集作海)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為可得而齊焉鵬之為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間究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鳧隻(集作乘)鴈自以為可得而褻焉及其化羽垂天摶風九萬振鬣(集作鱗)橫海擊水三千寧假力於槍榆在藻(集作寧肯借翰於槍榆假力於在藻)資汀濘(集作江濱)涓流之水俟窟(集作堁)堁揚塵之風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摶

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已也戢翼沉鰓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賢之適自守莊筌無嬰魏網亦寧不知在藻搶榆之力非擊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勤勤深所未諭盡言爾志豈若是乎夫人生一作間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情立矣愛憎毁譽之迹生焉其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貞為虛白之室靜默為太玄之門知軒冕是儻來之物悟榮貴集作華非作力所致苟斯道不墜集作隳亦何患無成而圖僥倖於權重之交養聲利集作

舉於衆多之口斯所以楊朱徘徊於岐路阮籍怵惕於窮途嗟乎露往霜來歲華不待山高河廣離意無時桂樹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員生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甚其集作勞矣畏容藏谷靜深殊矣惠而好我無咨爾音

與常侍御書　于邵

近承書問兼示新書清心滌靈廻視易聽靜以究微婉有義可激悅以覿殊姿外容奚施徒見風雲相馳金玉

交映曾不旋踵澤人之思一至於此甚大惠也真翰林之所可法豈不才而獨寶耶尋呈康子初云未見繕寫將送適遇有來遍示幕中無不嘉歎緣家累詣府求醫重陽之前當復北縣旬日之後便赴上都良覿無因此唯歎敘珍重珍重人使不斷絶也轉憑司錄馳白不一于卲頓首

贈李舍人使君書

釋 晝 即皎然

自湖上一辭十有餘載公貴為方伯晝跡在空林出處

殊跡音塵不接蓋理然也晝從辭後自謂年多志固名
跡道親惟慕空門若有所詣然未嘗遇一知己嘗戲為
一章自詠曰樂音落禪心似蕩吾道不相妨獨悟歌還笑
誰言老更狂昔謝太傅每賞支公善標宗要若九方堙
之相馬略其玄黄而取其駿一作俊逸晝今日於公即道
林逢太傅之秋也又晝於文章理心之外或有作意在
適情性樂雲泉亦何能方健羨於其間哉頃自目疾相
嬰濛濛如隔煙霧兼患脚氣行李不進昨承至止病士

不獲躬詣門闌披叙離闊形礙神往有所恨也謹馳狀

無簡雜文畫性野思拙機淺忽若偶中風律於期匠者

賞鑒不遺幸甚幸甚釋畫白

贈包中丞書

改年伏惟永感罔極畫之理心本在忘情及經節序惘

然悲愴去歲馬某三一作往已奉狀計上達孟春猶寒伏

惟中丞尊體萬福即此畫蒙免一昨見秋晩離披菊一

章使畫刼顧鄙拙畫欲焚燒凝思三復彌得精旨中丞

寄重任大堆案日盈而言詩至此豈非凝心悉到耶令海内詩人以中丞為龍門賢與不肖雷同顧登仰測中丞之為心固進善而拒不工也晝無西施之容不合輙議西施之美然心之服矣其敢蔽諸令之馳疏實有所薦有會稽沙門靈澈年三十有六知其有文十餘年而未識之比則聞於故秘書郎嚴維隨州劉使君長卿前殿中皇甫侍御曾嘗所稱耳及上人自浙右來湖上見存並示製作覩其風裁味其情致不下古手不傍古人

則向之嚴劉皇甫所許疇今所覿則三君之言猶未盡上人之美矣讀其道邊古墳詩有松樹有死枝塚上唯莓苔石門無人入古木花不開荅范秘書作則有綠竹歲寒在故人衰老多雲門雪夜作則有天寒猛虎叫巖雪松下無人空有月千年像教人不聞燒香獨為鬼神說石帆山作則有月色靜中見泉聲深處聞題李尊師堂則有古廟茅山下諸峯欲曙時真人是皇子玉堂生紫芝題曹溪能大師獎山居則有禪門至六祖衣鉢無

人得登天姥岑望天台山作則有天台衆山外歲晚當寒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傷古墓作則有古墓碑表折荒壠松柏稀福建還登黎嶺望越中作則有秋深知氣正家近覺山寒九日作則有山僧不記重陽日因見茱萸憶去年宿延平津懷古作則有今非古獄下莫向斗間看又有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惟有湖永無路行此僧諸作皆妙獨此一篇使晝見欲棄筆硯伏惟中丞高鑒弘量其進諸乎

其捨諸乎方今天下有故人大賢勤王輒以非急干諸視聽亦昭愚老不逹時也然上人秉心立節不可多得其道行定惠無慙要遠嘗著律宗引源二十一卷為緇流可疑歸至於玄言道理應接靡滯風月之間亦足以助君子髙興也晝疾弊未期奉展伏深瞻望近應府三五首謹憑靈澈上人呈上年暮思蹇多慮迷錯所希宗匠一為指瑕幸甚幸甚晝白

答楊湖南書　權德輿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目弘麗博厚坦夷章明如黃鍾大王慶霄天籟奇采正聲鏗鏘照燿文粹作燭真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忻懽駭悚咏歎無斁甚盛甚盛但根本不稱奬飾非宜以此為雄文至鑒之累如何如何如何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賦百職也在易曰后以施命告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故君陳君牙畢命冏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

重如是而鄙人忝焉使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菲薄其敢逃責於多士耶昔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愚雖竊知之之道而職命所拘不能不（一無此字）俟終日而勇退日踐復行之過至于九年暴於四方為所觀笑此所以慙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大者豈數數然刓（文粹作損）精耗神攘竊文字而猶力不足意不逮雖三益直諒之道久廢獨不愧於心者（文粹作乎）昨休沐之餘愚子呈閱且以有大朝中

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妍蚩相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猥多分列卷第又靦然以序引奉煩者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永為子孫秘藏非敢効太冲三都而求玄晏發之道也及覽鴻麗之作無非溢集本文粹作逸言追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敝帚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卮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人忠節叙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

何階仰酬結於肺腑沒齒無極又德音宥罃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命官今序中所言霈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肅殺揄揚弘大務極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為虛美所冀盡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部李員外三丈寓書於柳秘書求為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侈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遼異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為累也亦輒為閣下良規非止於自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紀以來過於賞愛鄙人每以逐臭況之今又遇閣下此作

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眷私而滅裂公是二字一作之是所望也載之再拜六月二十五日

代李侍郎與徐州張尚書書　呂温

奉别紙示諭眷待殊異規畧端明究忠義之苦言揚經通之雅旨皆足以感動朝野光映古今一字之貴可懸於千金終身佩之何啻於三復甚善甚善伏以尚書才膺間出識藴生知地承勲德行在詩禮自家達國移孝為忠受任先朝克荷崇構控喉襟之地成節制之師動

必勤王志皆憂國忠實彰於行事義聲感於旁鄰布在人謠溢于時論鳴鶴有和鐘鼓必聞聖上神武聰明維新覆幬勵精戎事注意藩隅方仄陋以旁求况勲賢之自著何患乎誠不上達道不大光宣太阿之利用窮奡鼎之盛烈者乎某以寡薄謬膺寄集作重任成賦之重撫事知慙徒欲盡愚衷悉集作陳鄙見策朽磨鈍庶効涓涘竭誠捐軀少酬恩遇知我者寡同志實難頃在江西過辱厚意常懷慕仰頻歷歲時昨者以私鹽干禁漸耗公

利汴州滞運屢稽軍期忝當職司每積憂負輒率誠懇粗申條例網羅盜販集作羅節宣通渠實託衆賢敢專獨見果蒙弘至公之量推急病之心率先侯伯首贊王度許以別設方畧大為隄防究絕姦源通利國漕神之聽之言可復於天地有始有卒事必立於邦家佇觀莫大之功以成不朽之美諸侯師表天子腹心千載一時誠無以讓某奉職之分受賜弘多拳拳寸誠夙夜欣企幸甚幸甚徐修宜並在使者口述伏惟照悉

代辛將軍與普閏劉尚書書　前　人

某性質鄙昧智能無取承藉門緒早蒙驅策盡瘁軍府備嘗險艱徒竭犬馬之勞詎濟弓裘之美家構未克國恩未酬而謬典禁司職惟侍衛良時自晚宿志莫申憤血猶剛憂髮先白加以禀性寡合知音實難甘心此生長嗚靡託豈料尚書推弘深之量啓特達之心愛念不遺眷知益重昨者四牡來覲萬乘虛襟旁求將帥之臣佇清至公之鑒然則蕭何之稱必在韓信孝友有問宜

薦雲中而丹墀對敭首及庸瑣敷陳本末奬飾逾涯達其忠義之誠許其遠大之致雖躬論志業自瀝肺肝纖悉周詳豈能及此遂使鬱堙之志允達於宸聰樗朽之材式孚於帝念言發九天之上聲聞四海之中行得舟航坐生羽翼雖管鮑在齊載深知我之感王貢仕漢有切彈冠之善方諸今日未足為喻不圖知已之至於斯義激血誠恩纒骨髓每一念至不覺涕流殞首糜軀豈能報德唯當竭誠砥節服義懷仁奉以周旋居之造次

貞（集作青）松得地方見於歲寒皦日在天顧明（集作聽）其心誓死生（集作生死）幸甚幸甚屬有負薪之疾未申拜賜之禮瞻荷之至感懼無深拳拳下情未知所措稍任行李即冀趨謁伏惟照察云云

此二篇英華舊本合而為一故其首尾不全今用集本足之但寘之文章門亦所未喻

與劉評事伯芻書　　符載

聆夫子之善聲滿盈矣世且多故無緣會覿開襟嚮風

勞止如何余友蘭陵蕭易簡篋中獲足下所製窮達一作通述高韻孤峙詞趣淵深探聖賢性命之際究天地否泰之理因知殷紂之黃屋不為通也顏子之陋巷不為窮也使百世君子之知道益明守道益堅不汲汲不戚戚從容中道斯立言之由也顧惟短才謬嘗為文伸紙始竟百骸清快欽挹既久無可自道因豫章王兵曹徃聊寫梗概不盡慨詠之萬一耳

寄李翺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無獲所貺新作二十（集本文粹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清（集作揚）教（集作勸）義煥於史氏鐘銘謂以功代名於器為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可謂救名之失廣文之用之文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好（集本文粹作至）於文也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彌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集有當字）以直諒見待不以恱媚相容故不惟嗟悒（集作挹）亦欲

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擿英華作揥落今古朊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顧陳其梗槩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帝力其道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集作澤文粹無此字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於文粹無此字是作周孔之文也文粹有也字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

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別（文粹作自）為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集作然）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實（集作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為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詞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

天地細入無間而竒言恠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準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於止乎集本文粹作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製集本文粹作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意儷集作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志集本文粹作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為意也且

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踰又何必遠關經術集作籍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雖非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廢集作壞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

冠帶也試用文粹作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為未幸不以苦言見革無文粹作其惑唯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耶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想然意之集本文粹作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絶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則已及之者當大為防焉耳弟素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凝沍動息如何入奉晨昏之歡出參帷幄之内集本文粹作畫字固多適耳昨弟來集有字字

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服集本文粹作高令孤髡若此遊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勗耳但寘力田園苟集作省過英華作遇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當策蹇謁賢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諭集本文粹作餘從表兄裴度奉簡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

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之矣雖僕亦固望於君（一作吾）子不敢望（一作問）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固（一作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至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

見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也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蜀本作乎俳優者之詞顏忸怩而心不寧蜀本作安

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為一作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為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文粹作設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集作于是選僕必知其懷蜀本作愧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蜀本作矣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蜀本作固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一作出於今

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蜀本作完）裘葛養孤窮也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良工（集作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刖兩（集作兩刖）足而不為痛（集作病）且無使勍者再刖（集作刻）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固舍此而無門哉足下為我必待此而後振

進集作者尤非集作非先相悉之辭也僕之王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邉境蜀本作地尚有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所集作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寛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濵求家國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集有所字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

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刖（集作魁）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伸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答皇甫湜書　李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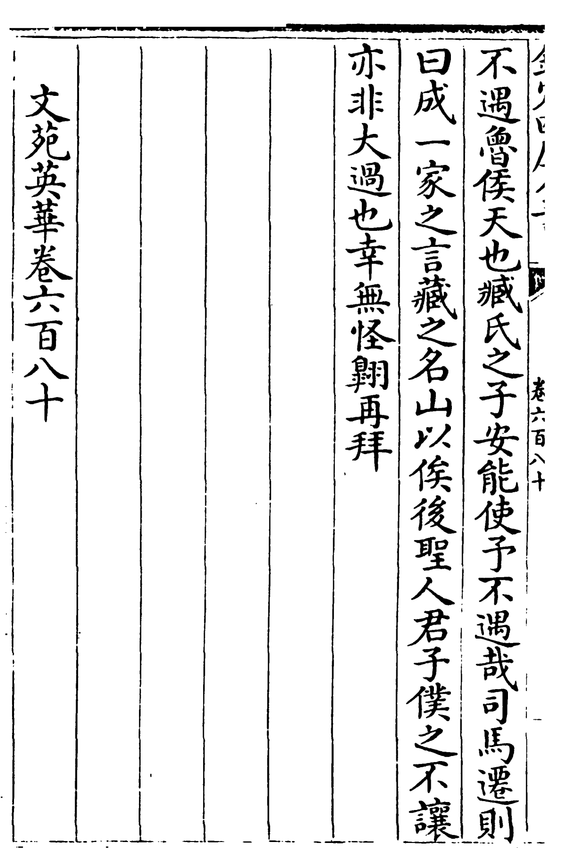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别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行能寡薄（文粹作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

自度終無補集有益字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生文粹作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畧有所説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潤物恥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集作于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

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彩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唯文宣二一作兩帝為優自惠景以集作已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書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

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兹得於集作于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讃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迹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刋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羣黨之所謂為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

則有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敘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



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翺再拜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文章下

答進士梁載言書一首　與元九書一首

與劉蘇州書一首　答莊充書一首

謝西川白相寄賜新詩書一首

與崔學士書一首　與李生論詩書一首

答進士梁（集本文粹並作王）載言書

李翺

翺頓首足下不以翺卑賤無所可及（集本文粹並作乃）陳詞屈慮我先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于（集作于）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文粹作則可）皆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德備具（文粹作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翺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意感（文粹作感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

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集作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廹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集作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于（集作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接（集本文粹並作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河（集本文粹並作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月（集本文粹並作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

也如未嘗有詩集作也字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集作有字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集作也字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集作也字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集作直氣厚集作直則詞戚詞戚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文粹有其字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集作也非飽於腹文粹作腸也其味醎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

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説焉其上（文粹作高）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集作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于是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蜀本作偏也）滯而不流不（集作未）識文章之所生（集作主）也義不必深不主（蜀本作求）至於理言不必信不在於教勸（文粹作義不主於言理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恠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襃僮約是也其理往往

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集作者字）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遺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文粹作疾非）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集作柘）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之如前所

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集作鬼谷子三子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為文且集有於字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乎集有於字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集作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此之謂也陸機

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集作脩）其禮古人之（集作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蜀本作差）列於經

傳皆可詳引文粹作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集有平字嬰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

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齒忠得有其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文粹作前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韋踐之與翺書亟叙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犯李翺頓首

與元九書　白居易

某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枉

贈答詩近集作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序為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愛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粗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為文之意總為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一作苦容隙或欲為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之見臨紙復一本作自字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

得意忽如面會一作會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為此書足下幸試留志為僕集作試為僕留意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飛集作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

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察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集作五）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

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志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為騷詞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徬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馬于時六藝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奥博多溺於山

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集有馬字於時六義寖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閒率不過嘲風雪弄一作詠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常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羙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風之

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三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

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以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集作夜矣以至于口舌成瘡

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瞀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為校書郎（集作授）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諭（集作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

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言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

閑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奴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一無此字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

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之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懽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足（集作跡）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恧然自

愧不知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人詠僕詩者此誠雕篆（集作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

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迷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迍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

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務牽於外情性動於内隨感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二韻至百韻者集作自一

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一集作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當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其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終始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意也故覽僕詩

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銓次之間未能删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畧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

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
而言質閑適者思淡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
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
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
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
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集作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
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
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餘樊李

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冕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與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

搜精掇編而次之號曰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踊躍忻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嘆息矣又僕常語足下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為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

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倒（集作則至）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終歲（集作歲暮）鮮懽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哉樂天再拜

與劉蘇州書　李翺

辱得閤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巳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

臂痛拳之戲笑與朴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

續前言之戲耳試爲晉聽僕與閤下在長安時合所著

詩數百篇集作首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事具集解中去年

冬𡨚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州刺史氷雪寒路自

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閤下爲僕稅駕十五

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懽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

易得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滿集作盈篋誠知醜老集作

老醜冗長爲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捨

此何以啓齒而鮮顒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償（集作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此唱（集作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成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答莊充書

杜牧

其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髙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横裂天下無不如意茍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統集作前捧後是言文粹作詞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髙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詞詞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觀足

下所為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之文粹作文非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其無可取欲命以為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説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以集作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

醬瓿雄當其時亦未甞自有誇目况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茍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謝西川白相寄賜新詩書　薛逢

某啓伏蒙仁恩猥垂下顧兼賜新詩二十首向風長跪齊思探玄如畏途咀冰若旱苗蒙澤瑩心冷骨潤葉滋莖曠無津涯杳邈集作失顧視秋日懸而氛昏息雅音作而聾瞶醒輙欲再願幽玄重開户牖旁窺涉級漸冀升

堂徒循夫子之牆未夢江生之筆今則緘之瑞錦貯以盤囊不獨榮耀於子孫實亦發揚於流輩生死幸甚伏計即離征鎮當赴闕庭鼓萬有而鑪冶重開序彛倫而權衡再設使鄭衛不作咸韶更張吹嘘而寒谷春生霑灑而枯荄萌動天下甚幸某此時或希匠化獲序宗彛願承舟檝之功得出風波之路嗟嘆不足繼之詠歌謹録長句七言詩一首獻上塵黷尊嚴惶恐無狀

與崔學士書

賢弟過岐山賦謁讓帝陵二篇自三兩復莫究津涯煥乎與日月齊明洶乎與江海爭大苞若天地速如鬼神迎之不見其前隨之莫覩其後波瀾之外懲勸在焉崛立當今峭若嵩華是以謂之文矣歎之不足繼之詠歌霜露興懷未即拜賜謹先奉狀代申誠款不宣謹狀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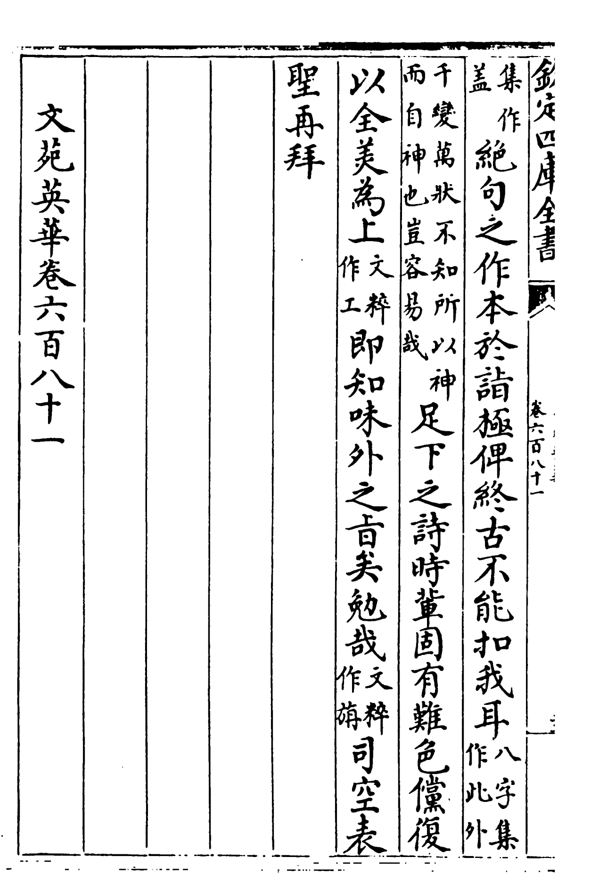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而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

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為(文粹作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文粹有所字)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文粹有者字)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一作外)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中矣然而直署(集本文粹並作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編(文粹作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哉賈閬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文粹作寒)澁方可致(文粹作置)才亦為體

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竊（集作幼）嘗自負既久而愈（集作通）覺缺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短（文粹作長）氷輕着雨銷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隔谷見鷄犬山苗接楚田）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英華無自人家以下四字）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此二句集本文粹並在方響夜深船之下）得於山中則有坡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銜人得於江南則有日帶潮聲晚煙和楚色秋（集本文粹並作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

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饑得於喪亂則有鼪鼯思故第鸜鵒失佳人又鯨鯢入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碁聲華集作花院閑幡影石壇集作幢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鮮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暖景雞聲美微風蝶影繁一作還集本文粹並無此二句又遠陂春早滲猶有水禽飛上句云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得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

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入空巢[集本文粹並作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厭幾不濵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又[文粹無又字]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麑大出寒林又得劬更勝[集作作]添健僕亡書渾一[集作]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回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云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又啟勤元日日歆午又明年[上句云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憐自五更至此英華無]亦[集作皆]不拘於一槩也且



集作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俾終古不能扣我耳八字集作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上文粹作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勉哉文粹作旃司空表聖再拜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一